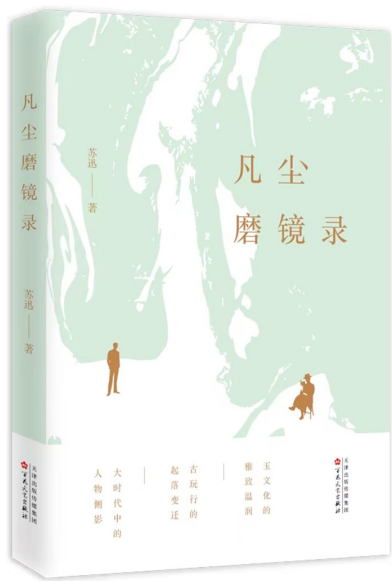


法天贵真

——论《凡尘磨镜录》中祖母形象

贾天素



《凡尘磨镜录》

苏迅 著

北海文艺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

《凡尘磨镜录》是作家苏迅于2025年推出的长篇小说。小说以主人公秦家骝的一生为主线，用跳跃式的手法将小说内容铺陈在两代藏玉人的命运沉浮中，于时代变迁中刻画“传统社会的最后一代”在商品经济浪潮中的精神韧性。小说语言简朴，却于叙述中暗藏对现代性困境的哲思。

小说情节的铺展与人物描写紧密关联：如作者塑造祖母的形象时，文字像溪流潺潺，既合乎老人的生活节奏，又通过一件件日常小事，勾勒出一个饱满又真实的祖母形象。这里，祖母形象之“真”，既有对历史细节的真实还原，又有对人性的精准捕捉，推崇真性真美，可看作是作者情感的真诚流露，颇具庄子所推崇的“法天贵真”的意味。

苏迅认为，人物的面貌即是时代的面貌。时代塑造着人物的命运，而人物的故事又折射出时代的底色。

在《凡尘磨镜录》中，从民国年间起，祖母的命运即与时代一道发生巨变。彼时，军阀混战与政权更迭交织，民众在枪炮声中颠沛流离。祖母作为封建礼教规训下的女性，在战火中经历丧夫之痛，却毅然烧掉裹脚布，冒着战火为全家奔波。然而时代的重锤未曾停歇，民国末期金圆券改革将秦家压箱底的银元、金条化作废物；新中国成立后，祖母清醒意识到“有产即原罪”的政治逻辑，她庆幸金圆券掏空了家底，使秦家“石骨铁硬”地归入劳动阶级。时代造就了祖母直面苦难与恪守良善的性格，而祖母身上的良善与坚韧，也正是那个时代风貌的真实写照。

刘勰于《文心雕龙·风骨》有言：“招怅述情，必始乎风；沉吟铺辞，莫先于骨。”人物之真，在其风骨之存；风骨之立，以其情真为本。故而，情感真挚是“风”之源泉，言辞坚实是“骨”之根基，二者交融方能作品气韵贯通，具备感染读者的力量。

祖母对家人的爱是无声地陪伴与支持。祖母偏爱家骝，同样也爱

着整个秦家。祖母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这个大家族：家中无所依靠之时，她毅然决定烧掉裹脚布，率全家逃亡于乡下，成为家中的顶梁柱；而当孩子们渐渐长大各自成家之时，她又将自己的私房银子波澜不惊地浸润着各家的烟火，化为维系秦家的坚韧纽带。

祖母一直是乐观坚强的长者形象，但她也会感到孤独与迷茫。她熬过了战乱与动荡，熬过了家族的种种波折，却熬不过自己老去时内心的苦意。

《凡尘磨镜录》中写到祖母，如同一位深谙章法的画家般老到。作者先以战乱、丧夫、家道中落、时代剧变的寥寥数笔，为人物铺就苍凉而坚韧的生命底色，这段描写笔墨凝聚，以简驭繁，使读者目睹了祖母风雨飘摇的前半生，如同一小舟在时代的巨浪中浮沉。接着笔锋一转，将笔墨大篇幅给到平淡的日常叙事中，在笔调放缓的同时也使故事变得更有条理——毕竟以前的故事再激烈，平常日子也仍要继续。而在平淡叙事的推进中，总能出现一些巧妙的人物描写令读者会心一笑，比如写到祖母把家传玉器留给家骝时，“睁圆眼珠和鼓起腮帮子”那副疑虑重重又暗藏快乐的神情。这一刻，那个扛过大风大浪的家族支柱，忽然流露出如孩童般的私心与生动，令其形象在庄重之余，陡然变得亲切而鲜活起来。

小说中的祖母形象，之所以能跃然纸上，正在于作者苏迅以精湛的笔力，既立其情真，又铸其事丰，更使情与事交织如缕，难以割离。正是这种风、骨相济，使祖母的形象超越了简单的苦难叙事，成为一个始终保持着生命尊严与温度的文学形象。

苏迅不仅讲述故事，更借由文字传递他对生命、时间与传承关系的探寻。小说采用双线并行的结构：以家骝的成长与收藏生涯为明线，以时间流逝与代际更迭为暗线。从祖母到虞老师，再到家骝，三代人皆在时间之河中行渡，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生命姿态——这正藏着作者对“衰老”这一生命必然阶段的复杂书写：它并非单纯的失去，而是一种沉淀与交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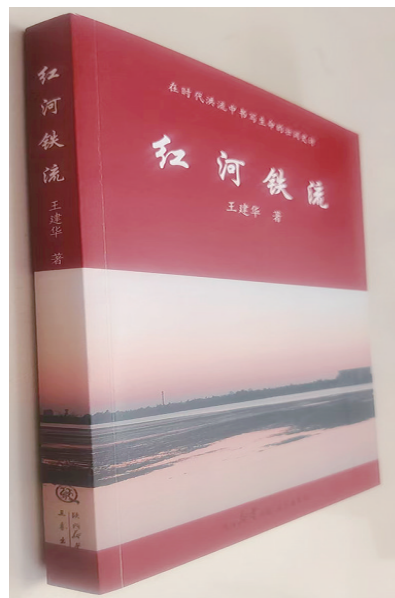
时间赋予我们的，看似是单向的磨损与终结，实则暗含着循环与新生。我们总在感叹被时间推着走向衰老与结束，但恰恰是时间的有限性，为我们经历的一切赋予了重量与意义。因此，与其喟叹韶华易逝，不如敬重时间，把握每一个当下，为有限的生命注入属于自己的价值。就像太阳——它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是旭日。



努力开掘出乡村叙事的新意

——读王建华长篇小说《红河铁流》

何慧冰



《红河铁流》

王建华 著

三秦出版社2025年12月出版

《红河铁流》的内容，好像并不新鲜。因为它的关键词不外乎就是乡村振兴、脱贫攻坚、家族流变和四十年改革开放等。应该说，像这类小说太多了，简直是汗牛充栋，容易产生审美疲劳。

但是，翻开太湖作家王建华新著的这本书，我被清新流畅富有地域特色的语言所吸引，认真读了一遍，尔后，又读了一遍。为什么读之再读？因为我有些感觉，还要印证这些感觉。我不想贸然诉诸理论，更相信感性直观。毕竟文学的本质是审美，回到文学本身，在乡村叙事这个领域显得尤为重要。

《红河铁流》有个叙事追求，就是尽量追求历史真实，有意或无意遮蔽意识形态，表现在艺术上，就是回到民间性。小说以四十年改革开放为背景，集中展现了大别山红河村从贫穷落后到乡村振兴的历程。这个过程庞大驳杂，涉及政治、经济、教育、文化、民俗等方面，而在意识形态与历史真实相悖的关键节点上，作者本着人民性的立场，大胆地写出底层人们的所思所想，闪耀着小说的亮度和感染力。比如，民办教师林青黛明知违法而执意要生个儿子，连夜外逃的心灵挣扎；村书记鲁忠良的贪鄙和对爱情的痴迷；罗广志和高金保的能抵御一切庸俗炎凉的交际等等。这些构成了小说可贵的民间性，也正是芸芸生活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空白地带。在这个地带，作者用百姓的眼对红河村三任村干部进行详细的描写，对于乡村变革的难点、痛点，做了大胆的书写。小说文本比较艺术化地留下了四十年红河村改革的剪影。

近几年乡村叙事题材小说同质化比较严重，究其原因，我以为是两个问题没有处理好，一是人物不新。现阶段农村日新月异，新旧问题缠杂多样，如果作家对生活的观察不细不深，对新农村人的提炼不准，即使写的表面再热闹，骨子里还是无新意。二是写作视角不新。写农村题材大部分还是外部视角，比如启蒙视角、干部视角、专家视角、唯美视角、日常视角等，没有真正用农民的眼睛看世界品生活。从深入生活的角度看，比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《三里湾》《创业史》等作品，对农民的真感情，对农民的熟悉程度还差得很远。

但《红河铁流》却在人物塑造上具有新意。首先，作者重点刻画了主要人物林青黛，从一个胆小怕事的小媳妇，一步步成长为农民企业家，仿佛时代的洪流

推着她走过激流险滩，她不像有的人精于算计，更不像有的人道德沦丧，她坚韧不拔，老老实实，她的成功可以说是时代的需要。她最后成为村书记。我并不喜欢这个结局，也许林青黛也不喜欢，但老百姓喜欢，这也是历史的选择吧。干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她身上传统与现代相结合交融的品质。其次，小说试图用林青黛的眼睛叙事，虽然有时候并不成功，比如很少触及她的心灵柔软部分，但毕竟是有提炼聚焦新农人的意识。再次，小说书写了林青黛五个儿女成长史，且各具特色，性格丰满，渲染出相当的社会问题和现代传奇性的新意。

此外，《红河铁流》具有可读性。作者善于在矛盾中刻画人物，挖掘人性的深度，又善于用地域性的语言讲述故事。比如，林青黛对子女的态度，许多时候爱恨交织，作者通过矛盾的刻画，表现她的宽容、博爱、精细、苟且。小说在结构上多使用双线故事法，如音乐和鸣，引人入胜。

长篇小说《红河铁流》也有一些不足。

在主题开掘方面，小说着重表现了乡村巨变，写了林青黛干了不少事，但在她为什么要这样干上写的少，换句话说，就是对主要人物精神世界的开掘还显得不够。而对于长篇来说，这不能不说是硬伤。只有写出林青黛的精神史心灵史，才能更好呈现人物的命运感。在结构方面，小说讲的故事较多，节奏较快，如云朵朵层叠叠，有时反而掩盖了人物。如要透视人物心灵，外部节奏要慢下来甚至停下来。要靠人物的心理结构推进小说的节奏。在内容方面，特别在新农村建设上，艰难困苦写的不够，几个人物的创业都嫌太顺。写足艰难史，方显史诗品格。